



因为国内外的教育体系和评价方法不同，对海外学子来说，适应国外的考试制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。

抽签考试很新奇

方晓东在出国前就对地理专业有着浓厚兴趣，于是他选择了毗邻阿尔卑斯山脉的法国萨瓦大学。入学后，第一学期13门必修课全部挂掉的结果给了他当头一棒。法国大学的考试制度和国内差别很大，方晓东总结了自己考试一败涂地的原因：一是没适应法国的考试模式；二是考试时上交的论文、报告的写作格式不符合学校的学术要求。

方晓东说：“学期末考试就像买彩票一样，三四门课程归为一类，在这个大类里抽签选择需要考试的一门，用一门的成绩代表这一类所有科目的成绩。甚至一门考试中可能还会再去抽选一道或者几道考题。这种抽签考试的方法确实新奇，因为不适应这种考试模式导致自己4类考试都失败了，所有必修课程都不及格。”

方晓东还说：“在考试过程中，抽签决定的考题可能是笔试或口试。笔试要求利用学期所学的知识写一篇评论性文章；而口试则是一道专业问题，学生有半小时准备时间，然后上台演讲半小时。台下的教授会根据演讲内容提问，时长10分钟。这对于留学生而言，不仅考察专业知识，也考察语言水平。”

课堂成绩占比大

在海外留学，一些留学生表示教授对于课堂的表现和发言非常看

重，在成绩中占比较大。

闻博就读于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，他说：“商学院的教学方式大多以案例学习为主，这就要求学生在上课前阅读案例，课上进行讨论。例如一个公司从创立、发展到危机的过程，动辄就二十几页，要从中提取和课程有关的信息在课堂讨论交流并提出自己的观点。在最后的考试中，每一门课都会有课堂贡献分，这个分数最高可以占到考试成绩的40%。”

闻博表示，课堂贡献得分并不是课堂的出勤率，也不仅仅是发言的次数，而是能够在课堂上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观点，这才是能够让教授记得住并且能够为期末成绩加分的。因此在案例学习和课前准备环节中，就要下大功夫。

求学之路无捷径

求学之路没有捷径，对于海外学子也是如此。高中就出国留学的陈焕臻现在就读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。对于国外的学习环境和考试制度他有更深的感悟。陈焕臻认为：“在国外上学自己是源动力，要主动寻找、利用学习资源，对自学能力要求高。学习的环境很自由，但学习的压力一直都在，考试成绩不及格就会面临被劝退的风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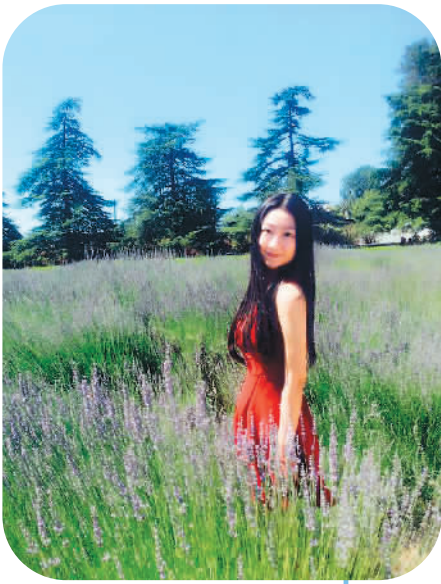
在经历了第一个学期的挫败之后，方晓东主动跟导师沟通交流，找到问题症结，学校的老教授拿出成绩靠前的学生答卷“模板”让方晓东了解试卷该如何答、论文该如何写。第二个学期，方晓东刻苦努力，不仅通过了所有考试，还把上学期挂掉的课都补了回来。这也在学校创造了一个不小的“神话”。凭借着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学术上展现出的能力，本科结束时，方晓东收到了法国6所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。

留学在外 如何把握交往距离

周焙霞



张慧若慢慢做到了入乡随俗，找到了让自己觉得舒服的交往距离。图为张慧若（后排右四）和朋友在一起。



▲黄濛婷近照

海外学子留学在外，如何把握和朋友、同学之间的交往距离？中国学生喜欢抱团，外国学生喜欢独来独往……事实是这样的吗？

对交往距离认知不同

张惠若正在美国波莫纳学院留学。她对交往距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：“对我来说，和中美朋友相处，交往距离有别。这个区别主要在于中国人对友谊的独特性更看重一点。”她举了一个例子，在国内，如果两个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，就会经常约出去一起玩、一起学习，二人会把这段友谊看作比较特别的一种关系。相对而言，美国人不太重视这种友谊的独特性。张惠若和美国朋友在一起吃饭时，随时都可能再加入这个美国朋友的另一个朋友，即使张惠若和那个人完全不认识。而和她一起吃饭的美国朋友及后加入的美国朋友都对此不以为然。

张惠若常常能感觉到国内外对朋友“独特性”的理解并不相同，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在一开始并不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友谊，但是随着友谊的继续，往往她认为和朋友的友谊超过了普通朋友，但对方有些行为会给她一种“我的朋友很多，你没什么特别”的感觉。这会让她有些伤感。

严馨佳在2012年去美国留学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了数学和环境经济双学位后，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环境政策研究。谈及和外国友人的交往距离时，她表示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里，人们来自五湖四海，由于文化背景不同，对交往距离的认识和隐私的认知非常不同。所以，和朋友的交往形式也就多种多样。

如何选择看个人

大多数情况下，国内外朋友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很大的区别。但是每个人认为的合适的交往距离都不一样，要根据个体的具体情况来把握尺度。有人处事比较独立，有人喜欢距离近些。

虽然在出国前，严馨佳就听说和外国人聊天时要避免谈一些宗教、政治等敏感话题。但是由于她所就读的大学和生活的城市比较开放，所以在这五年的留学生活中，她可以和朋友们畅所欲言，从个人生活到国家大事。在学校里，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，都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尽管在彼此观点冲突时，大家会“毫不留情”地激烈辩论，但还是会互相尊重。黄濛婷在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读书。她发现，朋友不论国内国外，只要关系亲密，

都会聊私人话题。在她就读的学校，有些教授也会请学生到家里吃饭。但黄濛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，都崇尚独立，比起交朋友，她更注重自己的生活。所以她不太喜欢和外国学生一起喝酒、聚会、蹦迪，也不会和好朋友聊太多私人话题。

入乡随俗有多难

在意大利实习期间，作为公司中少数亚洲女性之一，严馨佳感受到了外国朋友和她相处时表现出的“不一样”。一开始，朋友们认为东方女性大多比较保守，不愿意有肢体接触，所以不会对严馨佳行贴面礼。随着大家交往的增多，严馨佳和朋友对交往距离的认识慢慢趋于默契，于是行贴面礼也变得自然。

张惠若认为，她身边大多数美国学生交朋友是为了有社交生活：聚会、喝酒和玩耍。但是中国留学生之间的交往则是为了彼此成为很亲近的朋友。张惠若刚到美国与朋友交往时，这种差异令她不舒服。但理解并接受这种差异之后，她选择和美国人交往时开启他们的交往模式，和中国朋友交往时，还是维持自己原有的交往方式。“这样可以让自已处于一种比较轻松的交友状态。”

留学记

波士顿印象

苗诗悦

提到美国，你脑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？是好莱坞大片中展现的高楼大厦、灯红酒绿，还是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院校园中充满学术气息的匆忙人群，抑或是自由女神、五角大楼和白宫？这些场景，在我出国前，曾无数地勾画过。

本科毕业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赴美国留学深造，并选了中国人很少选的冷门专业：公共管理项下的非营利组织管理。我深知这个专业回国后的就业前景不占优势，但我固执地认为，学习这个专业能让我更好地体会并融入美国本土文化。

当我通过波士顿的海关关口，拎着两个大行李箱独自走向机场巴士时，我才真切感受到，现在我已独自在离家万里的美国了。然而对新环境的好奇兴奋最终超过了思乡的惆怅黯然，我开始寻找脑中曾无数次勾勒过的场景。但现实永远和想像有差距，波士顿这座能排进美国前十的城市，并没想像中的繁华。除去城中心有几栋像样的高层建筑外，大部分都是低矮的三层小楼或别墅，红褐色或黄白色的外墙显得有些陈旧。街道不宽敞，夜生活不丰富。

最初的想像被冲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应接不暇的生活、学习。美国教育更提倡学生自主学习。上课时教授从不带着我们死读书本，而是直接抓书本中的要点难点提问，或布置案例让我们在课上讨论、实践。这就意味着，我在课下要大量阅读做好预习。这样的学习模式，最初我很不适应。偶尔和中国留学生学长抱怨，他们会拍拍我的肩鼓励着说：“觉得累就对了。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，坚持住，你现在正在走上坡路。”

除了学习压力，生活中的点滴琐事我也要付出极大的精力。在家有父母照顾，我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叫真正的独立。如今，独自在外，再容不得半点娇生惯养。租房子、买家具、办电话卡、打理钱财、交水电煤气费、做饭，甚至是搬家，都是自己一力承担。

我说着并不流利的英语，笨拙地与人交流，每次开口前都要打上好久的腹稿，生怕被别人嘲笑。但渐渐我发现，无论是汽车司机、业务员、售货员，或是陌生人，他们都会非常耐心地听我讲话。他们的态度让我倍感温暖的同时，也鼓励了我。我变得愿意主动与人交流，一个健谈的出租车司机、一位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老师

授、一名街头鼓手，都可以成为我的聊天对象。在一次次主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我也渐渐懂得，任何事，只要自己有勇气付诸行动，现实中的困难永远都比自己想像的小。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、学习，我开始抽出更多时间去了解波士顿这座城市。褪去了最初对波士顿浮华的想像，我越发体味到波士顿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波士顿是座非常包容的城市，不同的文化、习俗在这里交融碰撞。同一课堂中，不同肤色的学子围坐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。同一片地区，汇集了全球的美食，韩国烧烤、日本寿司、中国炒菜、美国快餐、意大利面，还有最具特色的波士顿龙虾。

波士顿人还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。有时我会遇到地铁故障，车辆停在铁路中间一等就是半小时。开始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会坐立不安、暗叹倒霉；又白白耽误了时间。但我发现周围的乘客却无人表现出不耐，他们打开报纸或书本，利用这段时间休闲或充电。起初，他们的淡然让我惊奇。但我渐渐悟到了其中真味：生活总会出现意外，我们不能左右意外的发生，却能左右面对意外时的心态。苏辙曾言：“使其中坦然，不以物伤性，将何适而非快？”

时光荏苒，一转眼，我离开波士顿已近1年。但波士顿的包容大气和波士顿人的热情从容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

苗诗悦的毕业照

我的希伯来大学同学

信鑫

去年10月底，我来到以色列做交换生，学校是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参与建设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。我所在的国际学院提供语言教学和英语授课的文化课，身边的同学来自世界不同国家。除了本科生、研究生和交换生以外，国际学院还为符合基本条件的人提供希伯来语教学，如新移民。而这些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学生，是我了解以色列的第一个窗口。

生于意大利、在委内瑞拉长大的莎林（Sharlin）跟我说话时总像对待一个需要人疼的孩子。记得第一次上希伯来语课，我选了一个离人群较远的位置放下书包，心存戒备地静静观望。那时就记住了好像跟谁都很熟悉的莎林：身穿黑色紧身外套和灰色粗布阔腿裤，背着一个鼓鼓的蓝色旅行包像是要去远行，一进门就风风火火地跟所有人问好。莎林热情随性的性格让谨慎多虑的我很快放下了戒备，忍不住也笑着回应：“我叫Shani，来自中国。”

莎林本科毕业于委内瑞拉的安德烈斯·贝略天主教大学法学院，做过几年律师，现在在希伯来大学读圣经和古代近东专业的硕士，同时为死海古

卷和相关文学研究所工作。在希伯来语班上，任何一人背后都可能有着闪闪发光的履历。为了能够接触第一手资料，或是更方便地在以色列生活，他们从最基本的字母开始学起。通常，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可以达到日常使用的程度，经过3年的学习可以比较顺利地阅读文献。

35岁的莎林拥有赤子般的热情，还有来自德国的尼娜（Nina）和加拿大的卡梅伦（Cameron），他们都不再年轻，早就过了国人眼中该成家立业的年龄，却像年轻人一样来到异国他乡，孜孜不倦攻读学位。

希伯来大学表示，学校向所有学生开放，对任何学生一视同仁，不因其不同的家庭出身、财产状况、出生国家或地区而区别对待。我们5个中国姑娘住在学生村，隔壁是阿拉伯小姐姐，对门是家在特拉维夫的犹太小哥，去楼下超市买菜，可以碰见亚美尼亚大叔在花园遛弯……有时会觉得，希伯来大学像是微缩的小社会。

留学以色列（下）